

西沙儿女

—— 奇志篇

洪 松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

西沙儿女

洪 莹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西 沙 儿 女

——奇 志 篇

浩 然

*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10,000字

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,000册

书号：10071·106 定价：0.65元

内 容 提 要

祖国的西沙，是美丽富饶的群岛。她象一颗颗明珠，闪耀在祖国南海之上；她象一个个哨兵，屹立在波涛涌浪之中。我国人民世代在这里劳动，用汗水灌溉了西沙；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女，千百年来在这里战斗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西沙——西沙，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！

这里，英雄的故事象海里的彩贝一样多。浩然同志的新作《西沙儿女》，写的只是其中的一个。全书分为《正气篇》和《奇志篇》两部互为连贯的中篇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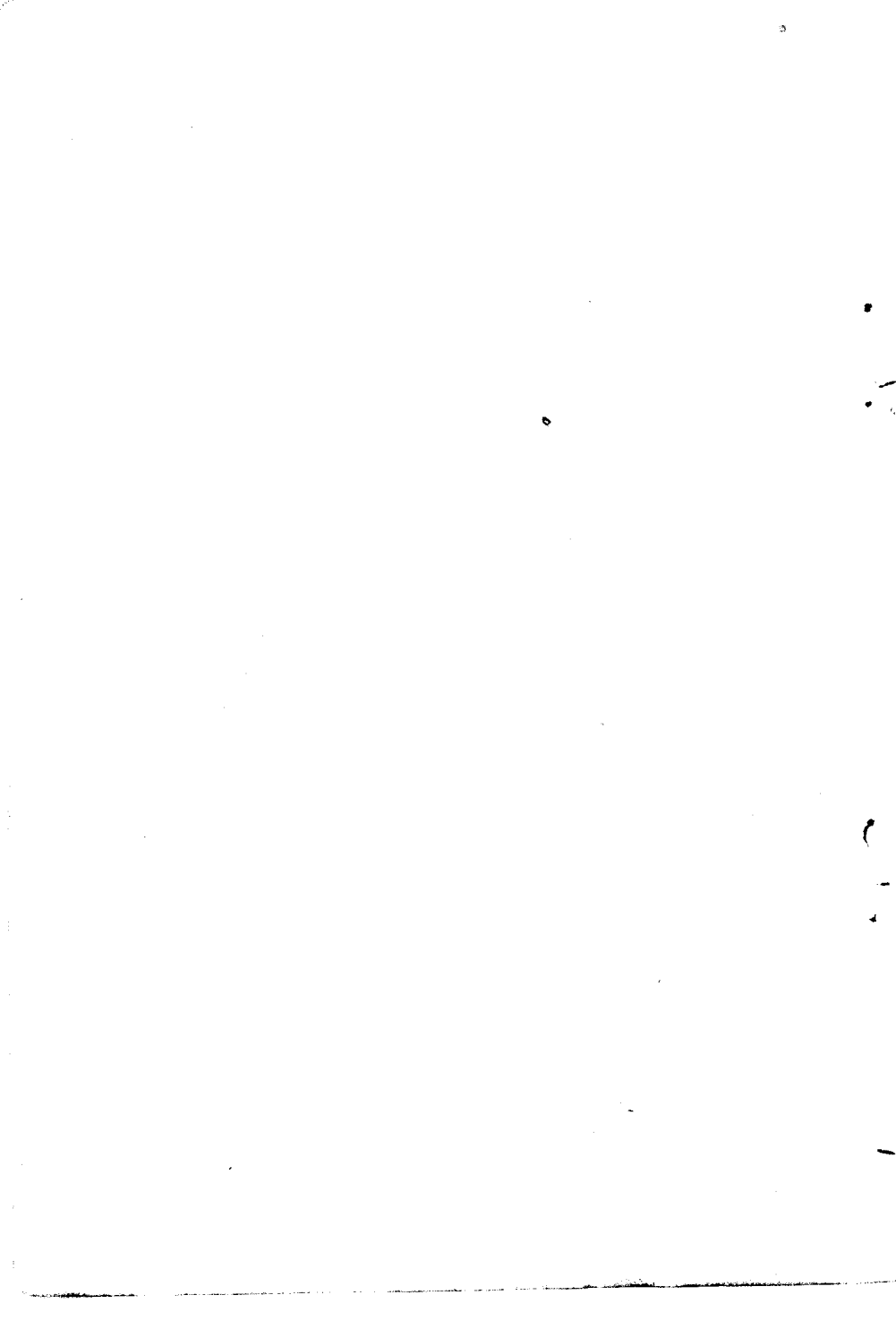
《奇志篇》是歌颂西沙儿女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建设西沙、保卫西沙斗争生活的。上卷，反映了西沙儿女高举三面红旗，为把西沙建设成坚不可摧的南海长城所进行的英勇斗争；下卷，通过对西沙自卫反击战惊心动魄的战斗的描述，表现了我西沙军民团结战斗，勇敢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英雄气概。作品描写了西沙儿女新的一代的迅速成长，突出地塑造了阿宝这个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。这些和《正气篇》一样，都是通过优美曲折的故事和散文诗式的语言表现出来的，热情洋溢，生动感人。

——奇 志 篇

上

卷







1

春天来了。

它披着灿烂的阳光。

它踏着欢腾的波涛。

它穿行在挤满渔船、舢舨的港湾。

它登临了堆积着鱼货、张晒着鱼网的滩头。

滩头上的树木，不论苍老的还是幼嫩的，都被春风染绿了。

绿树下的花草，不管野生的还是栽培的，都让春风吹开了。

西沙的雨量大特别丰裕。它把这岛屿上所有植物的叶子都滋润得肥肥的、厚厚的，包含着过多的水份，仿佛稍一挨碰，就要滴下来。

西沙的光照特别充足。它把这岛屿上所有草木的花朵

都养育得密密的、艳艳的，呈现着过浓的色彩，好似微一接触，就会印记在衣襟上。

透过莽莽的丛林，越过茵茵的草坪，金色的沙岗上矗立着一根高高的木杆。

木杆顶端悬挂着的一面五星红旗，被春风展开，飘呀，飘呀，好似一团熊熊的火焰在燃烧。

红旗下有一排平顶、白壁的新屋。

墙上刷写着“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和“总路线万岁！大跃进万岁！人民公社万岁！”的大标语。

门边悬挂着“广东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工作委员会”的大木牌。

习习的春风，吹进那安着玻璃的小窗。

临窗的木板桌前坐着一个壮实的老人。

他宽肩高个。只有终年在南海惊涛骇浪里奔忙的人，才会有这样两臂丰满的腱子肉。

他短发灰白。只有经常承受西沙独特的风吹日晒的人，才能有这样一张绛紫色的面孔。

他正聚精会神地看图纸：因为怕风吹掀，一角用搪瓷茶杯压着，一角用眼镜盒压着；一只手按着，另一只手握着一支已经削用得短短的红铅笔。

这是一张自己绘制的开发建设社会主义新西沙的远景规划图。彩色鲜丽的图纸上边画着西沙辽阔的海域，海域里是块块宝石般的岛屿，岛屿四周是一个连着一个蕴藏富

饶的渔场。

他手中的红笔举落，高楼新屋平地起。

他手里的红笔运行，千船万帆齐向前。

他手里的红笔圈点，民兵武装操练忙。

他的笔尖刚从他现在居住的永兴岛(注)一条直线划到琛航岛，又划到他时时怀念的金银岛；还没来得及细细地描绘，被进来的一个少女打断了。

这个少女，是在祖国南海西沙血与火的革命搏斗中长大的阿宝。

她乌黑粗长的发辫，红润稚嫩的圆脸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；花格短袖衫，蓝色肥腿裤，胸襟上佩带着一枚共青团团徽。

她一只手捏着一封信，故意地背在身后，一只手扳着门框；不知是过度兴奋，还是刚刚奔跑的缘故，微微有些气喘地说：“阿爸，你还不快去开会呀！”

程亮摘下花镜，看看桌子上的小闹钟，说：“都过午了？时间过得真快！”

阿宝说：“当然快啦。你刚带工作委员会的同志来西沙建机关那年，我才上小学，眼下都念完了初中。”

程亮一面小心地卷着图纸，一面感慨地说：“时间过得快，我们做的事情太少了。”

阿宝说：“我们西沙的变化还是很大的。以前来过永

(注) 原名猫驻岛。

兴的人，这次转回，都说处处变得不相识了。当初连一个草屋都没有，如今有了机关办公室，还有了新渔村；当初没有一片耕地，如今有了菜田；当初让鬼子汉奸把岛子毁成癞痢头，如今树木成了林……人民群众的力量真强大无比！”

程亮说：“成绩当然要看到，可是比起全国的工农业大跃进，比起党对我们西沙人的要求，那可就差得远啦！”

阿宝同意这样的看法，又满怀信心地说：“我们一定能够赶上，一定要赶上去！”她说着，笑了笑，把藏在背后的手伸到程亮面前：“阿爸，我来报告你一个好消息！”

程亮接过信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张海南岛渔业专科学校的入学通知书。

喜悦的神情，立即显露在他那刻下条条皱纹的脸上。

女儿是西沙渔民中第一代读书识字的人，是第一个中学毕业生，又成了第一个上中专、学渔业捕捞科学的人，他怎么能不高兴呢！

阿宝又说：“我今日看看伙伴，整理整理东西，明日就搭船去海南报到。你还有什么话嘱咐我吗？”

程亮把信交还女儿，把西沙开发建设图小心地装进文件兜里，沉思地朝外走着，又对女儿说：“到了那里，要好好学习，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，要珍惜你们这新一代人的美好前途……”

阿宝说：“我晓得。我的美好前途，就是党和人民的需要，就是革命的需要！”

这句话十分有力地打动了程亮的心：“说得对呀，阿宝！没有党的领导、人民的斗争、革命的胜利，我们西沙渔民就没有今天。我们今天胜利了，胜利来之不易呀！要永远地记住，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，是决不会甘心在这块土地上失败的！”

阿宝激动地说：“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忘本的！”

程亮朝女儿点点头：“好哇，好哇。我去开会了，晚上咱们再细谈吧。”

他说着，大步地朝前走去。金沙银沙掺杂的滩头上，留下一串深深的足印。

阿宝停了一下，忽然想起，应当跟阿爸约个时间，一起去看符海龙，一同谈谈前途大事。她望着阿爸的身影，踩着阿爸的足印，快步地追上前去。





2

第二天早晨，是个晴朗的早晨。

高高的木棉树，盛开着大朵大朵的鲜花，如火苗，似云霞，明亮耀眼。

密密的香蕉林，穿飞着西沙独有的小鸟，色彩斑斓，啼声婉啾。

阿宝迈着愉快的步子，从码头往渔村走。

她绕过绿油油的菜田，来到开掘鸟粪的工地上。

海南岛创办了大型的橡胶园，派工人来这里开采肥料。

工人们都赤着背，挥锹舞镐，汗水滴滴往下落。

银灰色的粪土，堆成了一座连一座的小山。

阿宝朝他们喊：“我今日去海南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一个工人回答：“让那边多派运输船来吧！”

阿宝朝他笑笑说：“放心。我一定立刻把你们的呼声

传到。”

她穿过一片茂盛的棕榈、枇杷树，来到鱼货加工场。琼涯镇的水产收购站在这里设置加工点，专门搞特产。工人们正在剖割、晾晒，在竹架和绳索前往来奔忙。

面盆大的砗磲，茶壶似的马蹄螺，摊积一片；洁白如玉的石花，陶瓷般的石芝，奇形的刺鲃，散放一地。

阿宝大声喊：“我今日去海南，有什么捎的吗？”

一个组长说：“让家里快送些料，得多盖仓库了。”

阿宝朝他笑笑说：“行，行。我一到那里就找他们去通报。”

她走着，看着，一股自豪感从心头油然而起：我们的西沙真是美丽富饶呀！

她的面前，出现两个怪物：日本侵略者和法国侵略者遗留下来的两座残破的炮楼。

她停了一下，心头又掠过许多往事：这样的遗迹应当留下，这类的事情永不能重演……

她迈上一道小坡，走进渔村，迎面碰上了独眼蟹。

这个汉奸、恶霸的狗腿，那一回侥幸，没有陪他主子同伙从海南岛往这里窜逃，也就没有结伴被丢进南海喂鲨鱼，又在琼涯镇横行几年。渔改的时候，他让群众揪出来斗了一通；镇压反革命的时候，又给公安局审查一番。人民政府对他宽大，给他出路，让他从新作人。可是他的邪念不熄，贼心不死，总觉得过去当狗腿干坏事的日子痛快，今朝自食其力的生活窝囊，盼变天，等回潮，再来横行霸

道。因此，他在群众面前装老实，背过脸去就发疯狂。

阿宝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走过的路：对他说话加小心，跟他办事划问号。

独眼蟹老远就对阿宝点头弯腰，象一只落在热锅里的小虾：“阿宝，你早，你早？”

阿宝见他这副怪样子实在可笑，就绷起面孔，说声：“是不晚的！”

独眼蟹走近以后又满脸堆笑，象一个在沙滩上晒干的鱼头：“阿宝，恭喜，恭喜！”

阿宝听他这种假话很恶心，就看他一眼说：“用不着你来这一套！”

独眼蟹又说鬼话：“你能飞黄腾达，我从心肝五脏里为你高兴呀！”

阿宝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你不会高兴的。你不高兴，我们也照样不停步地向前进：一只小小的螃蟹，能挡住乘风破浪的千吨巨轮吗？”

独眼蟹吸口冷气，不由自主地朝后倒退了两步。

阿宝昂首挺胸往前走。

符海龙蹲在自家高足屋边沙地上杀鱼。

他那两只粗壮的胳膊和前胸隆起健美的肌肉；新理的头发，衬着一张黑红黑红的脸，充满喜气。

阿宝走到他跟前，伏下身要帮一把。

符海龙说：“你莫要沾一手了。”

阿宝说：“我昨日找你三次，一直锁着门。”

“来告诉我，你要上中专了，对吧？”

“对的。你呢？”

“我呀，上大学去啦！”

“上大学？”

“解放军大学校。”

“我不是来跟你开玩笑的。”

“真情，阿宝。我要服兵役去！”

“你是独子，国家是不要的。”

“都是她的儿子，要别人，能不要我？”

“明文规定。”

“可以灵活——阿婆和我祖孙两个，到海军首长那里泡了三天，终归把他泡软了。他应下补一个，过午填表注册、检查身体。我看稳妥了。”

阿宝听罢，知是真的，高兴得好久没开口。

何望来喜眉笑眼地走过来了。

这个从苦海中挣扎过来的人，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支前斗争，当了渔改时期的积极分子；如今是向阳渔业大队的大队长，领导生产干得欢。他跟程亮近，他跟阿宝亲，两家来往很密切。

他喜形于色地对阿宝说：“我到家里找你，谁晓得跑这里来了！”

阿宝说：“我来看看阿婆、阿哥。”

何望来打趣说：“我也要看看你，不然，以后就难看到了。”

阿宝说：“运输船常来常往，县城又离岸近，想看我，你就去吧。”

何望来说：“只怕过几年，这县城也留不住你。我出海去几天，转回家，才知你今日要走，也听说阿海要走。要买点礼物也来不及了。”他说着，从衣袋里摸出一支花杆的钢笔，“只有这一支，两个人是不能分的。”

阿宝说：“阿叔要送礼，就送阿哥，他会走得远，我总离得近。”

何望来说：“我不这样想，应当先给你，因为你是女仔……”

符海龙插嘴打趣说：“阿叔一向重男轻女的，如今又特别重视妇女，大变化！”

何望来认真地说：“阿宝这妇女，比别个不相同，非重视不可的。”他又转身对阿宝，“到了中专，依旧要用功，苦用功，多争气；上完中专，就上大学，上北京的大学去。你晓得吗，年节到我们这里搞海洋勘测的工程师，就是清华大学出身的。阿宝，当个女工程师，咱渔家可就光彩了；你阿爸从你生下一百日就带上你，不易，你做脸，也算他没有白辛苦一场……”

他说着说着，围着许多细小皱纹的眼睛红了。

阿宝听到这些话，皱皱眉头，刚要开口，被符阿婆给打断了。

这位年迈的老人依然很健壮，今朝穿戴一新，喜悦的情绪，忍不住从她那眉眼中流露出来。她尝到过拿枪人的